

王跃文 著

王跃文文学回忆录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跃文文学回忆录 / 王跃文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218-11853-6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4765 号

WANGYUEWEN WENXUE HUIYILU

王跃文文学回忆录

王跃文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丛书主编: 陈思和

责任编辑: 季东 倪腊松 向路安

排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张力平

责任技编: 周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本: 889毫米 × 1194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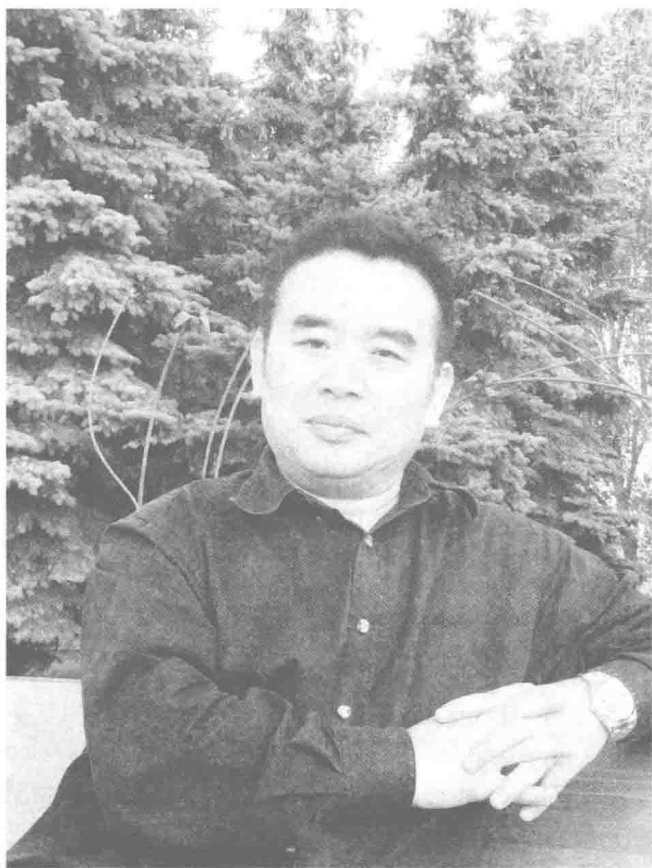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216千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王跃文，1962年生于湖南溆浦。湖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画》《朝夕之间》《大清相国》《苍黄》等。其作品既有对现实的关怀，也有对历史的省思，以及对原乡故土的深情回望。《漫水》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总 序

陈思和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大潮从启蒙到革命，从抗战到解放，从浩劫到反思，浩浩荡荡。在此语境下的文学思潮，其主体也表现为激情引导下的青春澎湃，一路呼啸。直到“文革”结束，中国文学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宽松而多元的年代。

1978年初，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一下子触动了全社会痛定思痛的神经，于是“伤痕文学”引起风潮。理论界还在那里忙着讨论什么“歌颂”还是“暴露”、“社会主义体制下会不会产生悲剧”等夹缠不清的话题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呼啦一下通过了这部作品，由此开启了被

称作“新时期文学”的方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思想解放运动中诞生的《今天》等一批民刊，被称作“朦胧诗”的新诗潮流开始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诵，尽管不很确切，尽管引起了争论，但是“新的美学原则”由此得到普遍认可，改变了诗歌创作的路径。1985年，一批知青作家尝试从民间民俗文化描写入手，融汇传统审美特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以此改变文学与政治紧密捆绑的写作观念，兴起了蓬蓬勃勃的“寻根文学”，这一创作思潮对20世纪90年代作家们转向民间、坚持写实和人文理想，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晃，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这四十年来，虽然道路走得曲曲折折，但国家领导层面基本上遵守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等承诺。经济建设带来国家的强盛，大国和平崛起的赞声不断出现。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地球上的另一块土地，欧洲欧罗巴，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殖民政策给宗主国带来了广阔市场，国内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人们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欲望追求之中，文学上流行了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声色犬马的世纪末思潮。就在三十年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出了《贝多芬传》，大声疾呼人类精神的追求。再过了差不多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又是罗曼·罗兰发表了《超越混乱之上》的精神宣言，强调在国别以上，应该追求人类共同的精神。作家在国人与敌人的咒骂声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咒骂他的人，却在战争废墟上不得不收拾残瓦一片了。

文学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文学在一个时期内

可能会被误解、被咒骂甚至被威胁、被迫害，但是优秀文学的真正力量，仍然在于无畏地揭示真相，肯定真善美的理想，让人性中的虚伪、凶残、血腥、无耻都感到战栗与无趣。记得很多年以前，无意中看了一部电视剧，剧中汉景帝对晁错说：“老师啊，你告诉过我，对的事情总是对的，错的事情总是错的。可是，为什么现在明明对的事情却变成了错的？错的东西倒好像变成对的了？”于是，晁错被杀了。在临刑前，晁错对汉景帝说：“皇上，我还要说，对的，到最后还是对的；错的，到最后总是错的。”我想，两千年以前的对与错，现在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但这样一种坚信自己是“对的”的理想，只有在文学作品里，才会被描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文学的不朽所在！

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文学回忆录”丛书，意在为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收录当代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题。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和人的历史，将在这里“立此存照”，给当下一个见证，给未来一份信史，也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认知作家的好读本。

策划者向继东先生邀我为丛书作序。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想到了上面这些，并与本丛书作者与读者共勉。

2017年5月27日

于上海鱼焦了斋

自序

今年清明，我照例回乡挂青。那些埋在黄土里的先人，我只见过奶奶。我自小是奶奶带的，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那年，我十三岁。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正从学校回家，听村里的人说：你奶奶死了。我吓得喉咙立马干了，在田埂上飞跑。田野虫蛾狂舞，打在脸上生痛。回到家里，空中弥漫着鞭炮和纸钱的烟尘，奶奶已躺在棺木里，棺材盖还没有合上。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凉凉的。

乡下的丧礼要图热闹，当时唱老戏是禁止的，村里安排了文艺演出。一个小节目，故事是一个叫地老鼠的地主，偷生产队的粮食，被女红小兵抓住了。红小兵端着木头削的梭镖不停地刺向地主，反复唱着一句唱词：地老鼠，大坏蛋！我听着很生气，因为我爷爷的诨名就叫老鼠。乡下人都有诨名，平辈间通常不喊大名，多以诨名相称。乡下人不能容忍别人喊自己长辈的名讳，而让人喊自己长辈的诨名简直就是侮辱了。母亲和亲戚们都在哭丧，帮忙的乡亲们只是看热闹，没谁在意正在地场坪演出的小节目。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荒诞的葬礼我时常都会想起。我爷爷和爷爷的兄弟们，我都没见过。爷爷五兄弟都穷得精光，只有我亲爷爷娶妻成家，养了一个独子，我的父亲。爷爷的兄弟们都是我父亲养老送终，他们的坟也都埋在村庄对面的太平塍上。清明上坟那天，我站在田垄上环顾四野，满眼皆是挂了白的黄土堆。我想起朱自清的“千山一霎头都白”，不知道先生当年清明还乡是何心境？他在外教书，也写写文章。他想过自己手头做的事，同那些故去的先人，同那些活着的父老乡亲，到底有多少关系？

那几天，我谢却所有酬应整理书稿。四月的乡村略有清寒，麻雀在窗外叫得纷乱。我偶尔出门同邻舍说说话，听他们讲讲家长里短。我家对面屋里的男人叫胖子，长我几岁。我从未见他胖过，似乎还越来越干瘦了。我听妈妈说，当年过苦日子，他一岁多，外婆接去住了半年，回来就被人喊作胖子。他外婆家在大山里，五谷杂粮多。他回家时脸上稍有些血色，村里人就都讲他胖了。

我脑子里关于乡村的故事，有自己亲眼目睹的，但大多都是这么听来的。我知道的村里有名望的老辈人，只有一位伯父辈的，两位爷爷辈的。那位伯父辈的叫王楚伟，两位爷爷辈的，一位大名王禹夫，一位大名王悠然。我自小听奶奶说，解放前村里人并不知道王楚伟在外干什么事，他在乡亲们眼里只是一位在长沙读书的富家子弟，回村见了乡亲们很讲究尊卑上下。1949年以后，村里人才听说他是渝浦县第二任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1927年5月，渝浦发生“敬日事变”，县委书记及其同志全部被害。白色恐怖的血腥还在空中弥漫，在长沙求学的年轻共产党员王楚伟回到家乡，重新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二十二年之后，王楚伟组建了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军进入渝浦。王楚伟应是很能鼓动的，他的堂叔王悠然是县自卫队队长，居然拉着队伍听从他的号令。王禹夫是村里田地最多的大户人家，毕业于黄埔军校，回乡后投身教育。村里小学就是王禹夫

捐地倡建的，他亲自撰写碑文以抗日图强阐明教育之宗旨。王楚伟组建革命武装的发起会议，就是在王禹夫的大窠子屋里召开的。解放后，这三位前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地主。王楚伟和王悠然贫病终老，王禹夫经受无数次揪斗后上吊自杀。

我的中篇小说《漫水》，所取素材都是村里的事，就连地名都是真实的。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脑子里全装着村里过去的人和事。我自小听说，土改时马上就要分田分地了，我家还欠着王禹夫家三升米。很多人家欠财主的账都不想再还，我奶奶却在夜里偷偷跑去把米还了。奶奶说，欠的就是欠的，借账是要还的。多年后，这件事常被人说起，有人笑话我奶奶胆小怕事。那些乡亲，有对王禹夫他们拳脚相加的，也有对他们暗自同情的，更多却是围着看热闹的。如今，喧嚣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乡亲们谈起王禹夫、王楚伟、王悠然，都说他们是大善人。

村里看过我小说的，只有我的父母兄弟，和几位在外教书的老师。别的乡亲们只说我做事轻松，动动笔头子就赚钱养家了，命好。我的文学，与他们也许确实是没有意义的。

王耀文

2017年5月于长沙梅溪湖

目 录

CONTENTS |

梅溪湖答客问

我命里注定写小说 / 3

官场是个贬义词 / 21

常识性困惑 / 32

经典是时间追认的 / 43

永远虔诚和谦卑 / 57

《国画》是一曲悲歌 / 72

《大清相国》的虚与实 / 110

《爱历元年》一代人的心灵疼痛 / 134

零碎话

创作之检讨 / 147

与小崔说事 / 154

我写的那些文字 / 162

《大清相国》日本版自序 / 166



拒绝游戏 / 169
我是尴尬人 / 172
我那柔弱而坚韧的乡村 / 174
回到真相 / 177
史实与虚构 / 181
读书太少 / 184
零碎话 / 188
想逃离的日子 / 192
旁观者言 / 195
慢慢写 / 202
旧缘新谊 / 207
我去巴西看别人看球 / 210
一个酒鬼的自白 / 213
我的文青时代 / 216
吃饭太快 / 220
亲情四章 / 224
大哥王跃和 / 237
打油五首 / 244
关于我 / 246

附：王跃文著作年表 / 253

梅溪湖答客问

我命里注定写小说

问：你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刚发表就引起文坛关注，后来还获了《小说选刊》组织的全国性文学奖。我就是读了这部中篇小说开始关注你的。当时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停办了，而鲁迅文学奖尚未创立。所以，这篇小说获奖的意义并不亚于鲁迅文学奖。你能谈谈这篇小说吗？

答：不能这么看，毕竟它获的不是鲁迅文学奖。事隔十八年之后，我因中篇小说《漫水》才获得鲁迅文学奖。

《秋风庭院》写的是所谓“官场人生”，即官场中人的特殊生存方式与生存处境。主人公地委书记陶凡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官声不错。他想在官场独善其身，可他一旦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独善其身的能力和条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外在条件的缺乏，更由于漫长的官场生涯，不知不觉间将他作为正常人的“人性”慢慢侵蚀，慢慢淘空，剩下的只有“官性”。一旦他作为“官”的身份不复存在，他已是一具“空心

人”了。即使有一方故土可以让陶凡游子回乡，他也不可能有那种归隐后的宁静和满足。

这是我们中国当代许多官员退下来后都面临的问题。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中国封建时代许多官员致仕之后，却能够安然归隐田园，重新拾回被宦宦生涯中断的田园生涯呢？我想这是社会形态变化使然。清代规定，不论京官、外官，休致之后必须在五个月之内回原籍，不得在京城或外地任所定居。当代中国最大的特征是活生生扯断了以前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传统的血肉联系。乡愁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并不仅仅是故乡这一意义，更是人性内在的一种田园回归，自然回归。而现在，人们已经无家可归，也找不到归家之路了。这种“官性”对“人性”的暗中淘空与置换，现代社会对人们故乡之路的剥夺，是我这篇小说里最悲凉的东西，也是官场人生里最可悲悯的东西。

实际上，我的这种悲悯不仅施于像陶凡这样的所谓的“好官”身上，更施于投身于官场生涯的每个人。应该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一曲官场的“人性悲歌”，这也是我认为自己的小说相对于其他人的官场题材小说所具有的独特之处。

孟繁华先生对我的小说有过这样的评价：“王跃文的小说不同，在世俗欲望日渐膨胀并在官场过之不及的现实生活中，在权力争夺与情欲宣泄高潮迭起的丑恶出演中，在卑微沮丧踌躇满志惴惴不安小心谨慎颐指气使的官场众生相中，作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或兴致盎然的看客，也不是一个投其所好献媚市场的无聊写手。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写作中，既有对官场权力斗争的无情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切悲悯与同情；调侃中深怀忧患，议论处多有悲凉。”我觉得，“悲凉”这两个字可能更接近我这类作品的底色。创作《秋风庭院》之后，我在六年间发表了另外五个同这篇小说故事关联的中篇小说，结在一起就是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

之间》。

问：通常读者会注意你《国画》等长篇小说，你的中短篇小说的分量其实也很重的。短篇小说《桂爷》的主人公桂爷是一个为村民服务了几十年的老村长，新村长大发接任后一直想把他弄成吃五保的，因为他无儿无女。可是吃五保有指标，村里只有死了老五保户四喜，桂爷才能顶上。这样就产生了戏谑和扭曲。桂爷原本不想吃五保，但想着吃五保能减轻大发的负担，便同意大发替他去办个指标。可四喜总是不死，还经常气桂爷。后来，大发没办法只好造了一个假的红本本，准备自己出钱供应桂爷吃五保。但是他去送红本本时，发现桂爷已悬梁自尽了。小说戛然而止。这篇小说手法有些夸张和讽刺，具有很强的寓言特质。作品很短，却令人震撼。

答：这个短篇小说的寓言特质确实很鲜明。我试图用低调冷峻而又略带微讽的笔触，叙写出当下农村日常生活景况中某些荒诞和黑色幽默。桂爷曾经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的精神支柱的最低底线是“不求人”“不拖累人”。但是，置身于生存的沉重压力之下，置身于当下农村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环境中，最终他只能为了他的精神尊严，放弃自己的生命。桂爷的遭遇看起来是极不合理无比荒谬的，然而这又是当下农村中的一种真实处境。这个小说的故事框架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几乎是某个时期中国农村现实的再现。现实的荒诞无处不在。

问：我注意到你的新作《漫水》是乡村题材小说。你关注的视角是不是变了？

答：我的小说，通常被人说成是官场小说。我不同意这种简单的类型划分，它伤害文学的丰富性。我的作品中有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乡土题材等非官场题材的作品，比如历史小说如《大清相